

二战德军最悲壮惨烈的突围战

二战风云IV

地狱之门

HELL'S GATE



切尔卡瑟战役

1944.1—1944.2

原著 [美]道格拉斯·E·纳什

编译 小小冰人

Say Guezhong

地狱之门



切尔卡瑟战役

1944.1 — 1944.2

特别声明：本书为战史研究用，为保持原作风格，译者未作删减。书中所有有关二战德国的内容以及对苏军的不同看法，乃作者个人观点。凡涉及到纳粹及其党魁的标志、图片，均不代表作品宣扬其思想，仅限于历史研究用途。

名 称 二战风云IV
地狱之门-切尔卡瑟战役
作 者 道格拉斯·E·纳什
编 译 小小冰人
责任编辑 宫彬彬
视觉设计 王妙婷 郑兰
文字编辑 刘颖 宫彬彬

出版单位 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读者服务 luoyz2004@163.com
电 话 (023) 63004719

网上购买 <http://dnbits.mall.taobao.com>
咨询电话 (023) 63658956

版权声明 本手册中有个别因地址不明而未支付稿酬的作者，请与重庆市版权中心联系，由其代为转交支付。
电 话 (023) 67708230 67708231

CD生产 苏州新海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文本印刷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规格 889mm×1194mm 1/16 印张25
版本号 ISBN 978-7-89476-484-3
定 价 49.8元 (1CD+手册)

盗版必究，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和手段复制或抄袭。

前言



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维利·海因。

“洪流吞噬了其自身，而不是我们！”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切尔卡瑟包围圈战役地图研究集中，“维京”师的老兵们在标题上做了这样的声明。

1944年2月17日至18日，党卫军“维京”装甲师（SS-Panzer Division “Wiking”）的官兵们，连同附属的党卫军志愿者“瓦隆人”旅以及爱沙尼亚志愿者营，肩并肩地站在30000多名陆军师战友们身边，在包围圈外德军部队的支援下，勇敢而又坚定地踏上了争取自由之路。

道格拉斯·E·纳什（Douglas E. Nash），一名美国陆军的参谋，他的这本书，成功地完成了为全世界军事历史爱好者描绘包围圈内德军士兵悲剧性经历的使命。纳什不带任何偏见地叙述了苏德双方军队在前线进行的军事行动。

为了这一尝试，作者花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的原始资料取自美国和俄国的档案，还有其他的一些来源。最重要的是，他将事件亲历者口头或书面的记述与仔细研究过的文件交织在一起。

纳什曾经去过事发地。在一位切尔卡瑟幸存者（前“瓦隆人”旅成员）和一个乌克兰朋友的陪同下，他找到并确定了很多战场的关键地区，在这些地段，因为其地形特点，战斗最为激烈。

我和幸存的战友把一些文件和个人经历的回忆提供给本书的作者，对此，我非常高兴。道格拉斯·纳什和我自1995年开始就已经成为了朋友。

也许，这本书能够让读者之间增进对这场战役的了解，尤其是对各个年龄段的军人而言。

我把这一前言奉献给所有在战斗中阵亡或依然下落不明的人，他们在包围战期间的牺牲构成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Willy Heyn

维利·海因

前党卫军第5装甲师“维京”师装甲连连长

1998年9月

序 言

格尼洛伊季基奇河 (Gniloy Tikich) 位于巨大的第聂伯河西面，是乌克兰境内无数小河流中的一个典型。其源头来自扎什科夫 (Zhashkov) 北面的沼泽，向东南方蜿蜒穿越了近100公里乌克兰的农田后，流入了位于玛达诺夫卡 (Mydanovka) 的大得多的格尼洛伊塔什雷克河 (Gniloy Taschlik)，而后者又与什波卡河 (Shpolka) 汇合。夏季，它沿着河床蜿蜒，河水往往不超过3~4英尺深，很多地段可以涉水而过。而到了冬季，河面上通常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冰，完全可以支撑住一部卡车的重量。当然，河两岸排列着灌木丛或树木。

这条小河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两侧陡峭的岸堤，当乌克兰冬季常见的积雪在春天解冻融化时，它便成了格尼洛伊季基奇河所具有的威力的默默见证。所有的积雪似乎在一瞬间融化了，数百万加仑的雪水涌入了河中，导致河堤泛滥，并向着低处四散。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利用河上屈指可数的几座桥梁外，想渡过该河是不可能的。可是，1944年冬季，唯一不寻常的事情是，春季的解冻提早了两个月到来。

沿着这条小河的两岸，这场战时悲剧的最后一幕上演了，在这里，近50000名曾强大无比的德国国防军官兵，面临着他们个人的“加略山”^{*}。超过6英尺深、20码宽的河水，带着数百万立方英尺积雪融化所赋予的力量急速奔流，格尼洛伊季基奇河，对刚从一个名叫切尔卡瑟的镇子西面的包围圈突围而出的“施特默尔曼”集群的幸存者来说，这是最后也是最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在这里成为水底游魂。还有很多人渡过了该河并最终得救。所有经历了这番战斗和死里逃生的人，无论在人生剩下的时间内还将遭遇些什么，他们都会对此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英语国度里几乎没有人知道，“切尔卡瑟”战役（也被称为“科尔孙包围圈”）依然在前苏联和德国——这一史诗般的战斗中的两个主角——中引发争议。尽管与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这些庞大的

战役相比，它的规模较小，但切尔卡瑟包围圈之战在苏德战争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切尔卡瑟，德军在乌克兰最后的进攻力量被消耗一空，为胜利的苏军于1944年夏秋季推进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巴尔干地区创造了条件。这场战斗与那些动辄投入上百万或更多兵力的战役相比黯然失色，沿着格尼洛伊季基奇河两岸所发生的事情也已悄然无息。但是，对1944年1月底被包围在这里的60000名德军士兵而言，这也许是一场他们所经历过的最残酷、最疲惫、对道义要求最苛刻的战斗。他们当中，总共有34%的人未能逃脱。

不过，当德军在前一年的9月和10月撤过第聂伯河时，这一切暂未发生，他们以为自己终于到达了安全之处，暂止了数月来的撤退，并以迟滞行动延缓了7月库尔斯克战役德军失利后紧追不放的苏联红军。很多人期待着能进入“托德组织”^{**}的工人们所建造的舒适的暗堡及作战阵地。还有很多人期盼着战争能暂时停息，以便有可能获得休假或许可，返回德国或欧洲其他国家探亲。

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先前的经历只是一个更加恶劣的时刻即将到来的先兆而已。更没有人想到，他们将不得不在乌克兰的冬季，跳入一条奔腾的河流中逃生。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曾听说过切尔卡瑟、科尔孙 (Korsun) 或者兹维尼戈罗德卡 (Zvenigorodka) 这些名字，那一定是源于德军入侵苏联的早期阶段，1941年8月和9月，希特勒的军队正穿过这些镇子直扑第聂伯河的渡口。当然，到1943年秋季时，仍在部队中的东线老兵 (Ostkampfer) 已经为数很少，每个人都知道，这些镇子处在安全的“后方地区”。

对苏联人来说，这场战役标志着苏德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他们的军事能力和实力至此超越了他们所痛恨的

^{*} 译注：加略山 (Calvary)，指的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 原注：托德组织是德国的一个准军事性质的劳工组织，专事军事工程修建。

对手。经过这场战役，红军第1和第2乌克兰方面军证明了自己即使不占尽优势，也能信心十足地与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运动战。切尔卡瑟，如同六个月前的库尔斯克战役一样，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德军精锐的装甲师，流干了他们的鲜血，最终却收效甚微；这一次，希特勒的八个装甲师，其实力再也无法恢复；两个完整的步兵军，作为有效的战斗构成，几乎全军覆没。

切尔卡瑟战役，不仅仅对1941年7月和8月几近失败的斯大林的工农红军来说是个进展，而且对双方士兵而言也是一场激烈的个人战斗。从待在积水的散兵坑内的步兵——他们不得不经受数天或数周连续的战斗，很少或几乎得不到休息，到坦克组员——他们忙着与敌军坦克进行大量一对一的战斗，又到备受折磨且超负荷工作的双方的参谋人员——他们忙于对整体态势作出判断，再到将军和元帅们——他们彼此间斗智斗勇，切尔卡瑟战役是一场最激烈最绝望的战斗，充满了残酷、毁灭和不人道。就像同样以残酷为特点的杰米扬斯克战役、大卢基战役、勒热夫战役以及霍尔姆战役一样，切尔卡瑟战役中的德军士兵寡不敌众，地形糟糕，他们英勇地抗击着势不可挡的大批苏军部队、大炮和坦克。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

在过去的战役中，兵力处于劣势的德军士兵面对的是拙劣的自杀式人海战术，再配以蹩脚的坦克攻击，但这次，红军在切尔卡瑟战役期间，让德国人遭遇的是高度机动灵活的力量。对一个普通的德国陆军士兵来说，这一次他将成为苏军各部队密切配合的见证人，这一点让人心寒。过去，他知道，尽管寡不敌众，但只要自己沉着冷静，是可以击败对手的。现在，这似乎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无论他如何英勇善战，也无论他能打死多少苏军士兵，迟早他会被压倒。

战争的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东线德军士兵遭遇的越来越常见的经历：被包围。由于德军失去了进攻的势头，其战术灵活性也越来越受到千里之外希特勒总部的制约，这使苏军增加的兵力优势最终将压垮德军单薄的防御。就在苏军机械化部队找到对手的指挥以及后勤部门时，不许后退的命令却将德军部队继续滞留在他们的防御阵地上。

斯大林格勒的灾难，仅仅是这一系列包围战中的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其他的即将接踵而至。陆军

元帅保卢斯所率的第6集团军，损失和被俘人数超过了100000，这对东线德军的士气以及德军整体战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斯大林格勒战役同样也对苏军最高统帅部产生了作用，斯大林元帅固执地试图发起另一次更大、更具战略决定意义的包围。切尔卡瑟战役就被赋予了这种胜利的希望。

切尔卡瑟战役没有变成第聂伯河上的“斯大林格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因为双方士兵所展示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根据所有的预测，苏军将在这里，沿着狂风掠过的乌克兰土地，再次上演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所取得的胜利，但结果却没有。尽管被包围的德军损失或遗弃了几乎所有的武器装备，但大多数部队却成功地逃脱，使得这一战役更像是德国人的“敦刻尔克”，具有一场精神胜利的含义。

尽管苏军的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表明，这依然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胜利，但是，朱可夫和科涅夫元帅的成就却因实情而蒙受了玷污，他们对斯大林撒了谎，以便掩盖众多德军部队逃脱的事实真相，夸大德军的伤亡，可以使苏军的胜利看起来更加伟大，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实际上，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反而被模糊了，战役的成就被降低到对德军阵亡人数的争论中。

尽管切尔卡瑟战役在很多战后的记述中有所提及，有几本书也曾对这一役做过描述，但苏联官方的版本与战役结束后立即书写的实际报告产生了冲突。德国人对这一战役的记述，仅限于老兵协会出版的杂志上的一些文章，或者出现在谈论俄国战线的书中的个别章节里。而当官方出版物涉及这一战役时，切尔卡瑟常常被当做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包围战役期间，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或者就是被作为一个证据，以此来说明希特勒寸土不让的命令是多么愚蠢。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从单独士兵的角度着眼这一战役的书籍，描述他被包围、战斗、一连数天的行军、最后从包围圈内逃脱的经历。我希望这本书能阐明这些经历，同时突出德军和苏军普通战士忠于职守、英勇无畏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随着记忆的消退以及幸存老兵的不断减少，也许这本书能告诉大家，在面对势不可挡的逆境时，受到良好指挥的士兵们到底能完成些什么，坚韧如何战胜多种不同的险境，以及，即使在失败中，人类的精神如何能获得胜利。

目录

第一部分	开幕	
第一章	南方集团军群传奇	002
第二章	双方的力量	017
第三章	苏军策划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039
第二部分	俄国压路机	
第四章	铁锤落下-科涅夫的攻击	051
第五章	瓦图京的攻击	066
第六章	大坝崩溃	075
第七章	兹维尼戈罗德卡，陷阱关闭	084
第三部分	曼施泰因的救援	
第八章	构建包围圈的南部战线	099
第九章	空中桥梁	113
第十章	曼施泰因计划包围苏军	121
第十一章	包围圈内的危机	132
第十二章	布莱特发起“旺达”行动	154
第四部分	绝望的日子	
第十三章	漂移的口袋	171
第十四章	谈判的尝试	187
第十五章	施特默尔曼的攻击	195
第五部分	机不可失	
第十六章	布莱特的再次尝试	216
第十七章	新布达之战	239

第十八章	239高地的僵局	255
第六部分	突围	
第十九章	在申杰罗夫卡的等待	273
第二十章	“施特默尔曼”集群的突围	285
第二十一章	科涅夫的愤怒	297
第二十二章	乌克兰的地狱	309
第二十三章	后卫部队突围	322
第二十四章	生还者的故事	334
第七部分	庆贺与互责	
第二十五章	双方欢庆胜利	349
第二十六章	觐见元首	359
尾声		369
附录		
附录一	德军作战序列	377
附录二	苏军作战序列	380
附录三	“自由德国委员会”劝降传单	384
附录四	“施特默尔曼”集群突围令	385
附录五	突围后德军各部队剩余实力	387
附录六	德国空军的空运成果	388
附录七	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奖名单	389

地图

地图1	奔向第聂伯河	006
地图2	南方集团军群态势图	010
地图3	1944年1月24日，德军与苏军部队分布态势图	021
地图4	1944年1月24日～26日，苏军攻势开始时双方态势图	056
地图5	1944年1月24日～26日，在卡皮塔诺夫卡的突破	060
地图6	1944年1月27日，苏军的突破	069
地图7	1944年1月29日～31日，构建包围圈的南部防线	100
地图8	维利·海因申请骑士铁十字勋章所使用的战斗示意图	108
地图9	1944年2月1日～8日，德军的第一次救援尝试	130
地图10	1944年2月11日～14日，包围圈的漂移	172
地图11	1944年2月11日～14日申杰罗夫卡之战	202
地图12	1944年2月12日～16日，第105掷弹兵团的夜袭	207
地图13	1944年2月16日～18日，德军的突围	287
地图14	1944年2月16日～17日，“维京”师在科马洛夫卡和雷相卡之间的突围态势	292

第一部分

开 幕

第一章

南方集团军群传奇

在东线进行大规模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阿道夫·希特勒对埃利希·冯·曼施泰因这样说

当 恩斯特·申克上尉（Hauptmann Ernst Schenk）经过几个月的康复期，于1943年12月底返回乌克兰重新接掌他的营时，他所看见的一切并不令人鼓舞。库尔斯克战役后不久，申克身负重伤，被送回德国，当时，他所在的团——第110掷弹兵团，拥有三个接近满编的营。

30岁的申克，是一名老练的职业军人，来自法兰克尼亚的丁克尔斯比尔镇，自1939年起，他就和他的团在一起。他知道，在自己缺阵期间，他所在的团一直进行着持续的战斗，但他还是期望，当自己归队时，部队依然是完整无损的。让他惊讶和沮丧的是，第110团已根本不再是一个团了。实际上，由于秋季撤退期间的激烈战斗，团里的每个营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他们不得不把部队合并成一个营级规模的单位，现在被称为“第110团级战斗群”。

使这一形势更加恶化的是，根本没有补充兵员可以提供给他的单位或他所在的师——第112步兵师。实际上，由于伤亡数量如此之高，兵力情况如此危急，以至于这个被歼大半的师也已经更名为“师级战斗群”，并被分派给“B”军级支队，这支军级支队由第112、第255和第332三个师级战斗群组成，这些部队在乌克兰夏季的战事中普遍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秋天时撤到了第聂伯河防线后。

申克的团和师所发生的事情，在“南方”集团军群里成了家常便饭，撤退到第聂伯河以及艰苦的防御战耗尽了很多师的实力，这迫使一些非常手段随之出现，例如把一些破损的单位结合起来，以期望能进一步地使用他们。“南方”集团军群迫切需要的补充兵员被送到了西线，在那里被编成了一个个师，将被用于击退预期中盟军沿着海峡发起的两栖登陆。根据希特勒的指令，东线德军必须利用现有的资源苦撑待变，等西线取得胜利后，那里的部队才能调至东线战场。

在1943年11月3日下达的元首第51号指令中，希特勒指出，尽



“B”军级支队第110团级战斗群指挥官，恩斯特·申克上尉。

管苏联对德国的威胁依然存在，但一场更大的威胁已经在西方出现——蓄势已久的英美入侵。希特勒指示道“我再也不能承担起允许西线力量被削弱而让其他战区获益的责任了！”毕竟，如果东线的形势继续恶化，希特勒觉得，他的部队还



德军第112步兵师第110兵团的一些士兵正在检验他们的机枪，注意这些士兵肩章上的110字样。切尔卡瑟战役开始前，该团实力大损，只能改为“团级战斗群”，实际只有一个营左右的兵力。

是可以用空间换取时间。苏联，毕竟是一片幅员广阔的土地，其边界依然安全地处于帝国数百英里以外。希特勒是否愿意放弃大量被占领土地以获取优势，这个问题尚有争议——此前，对放弃他的军队征服过的那些土地，他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

于是，恩斯特·申克得到了一个混编的营，部队里充斥着许多新面孔，大批老人已经消失不见，例如凯泽中尉和格林上尉，他们曾跟着他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彼此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但在撤往第聂伯河的行动中，该师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后卫掩护战斗，他们俩都阵亡了。此刻，他非常想念他们。他这个营级规模的“团级战斗群”由400~500名步兵外加100人左右的支援部队组成，坚守着卡涅夫镇（Kanev）附近大约4公里长的战线。该营的重武器，现在只有几门中型迫击炮，外加12挺机枪，勉强能为步兵们提供支援火力。

申克所占据的防线原本就非常薄弱，1944年1月初，他的营又接管了阵地左侧邻近营的防御阵地，这使他们虚弱的防线又增加了8公里，每公里分布的兵力不到40人。为了巡视部下们散布得很广、积雪覆盖的掩体，申克上尉会把冲锋枪挂在脖子上，踩着滑雪板前去，因为苏军经常渗透他的防线，试图打死传令兵或者捕获俘虏。他认为这种巡视对于鼓舞部

下们的士气以及了解前哨阵地的真实情况非常重要，因为大部分战斗实际上都发生在那里。

他的指挥所设在波布里特沙（Bobritsa），位于第112师级战斗群的右翼（最右翼是更高一级的第42军军部），申克的东面，巨大的第聂伯河躺在它厚厚的冰外套下；在他的南面是卡涅夫镇，去年10月，苏军曾在此实施过大胆的空降行动，但未能成功，其结局是一场灾难。卡涅夫镇现在由党卫军第5装甲师——“维京”师侦察营占据，掩护着相邻的第11军的左翼。

在申克看来，这场战争似乎陷入了沉寂；自从他伤愈返回前线后，苏军没有对“B”军级支队发起任何重大的攻势，尽管在该军级支队左翼的第88步兵师连续数周有所动作。可是，苏军局部小规模进攻或巡逻形成了持续的威胁，在东线战场上这始终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申克的部下们对此一直保持着警惕，这让他们已经紧张不堪的身体状况和士气绷得更紧。

来自哈尔镇的列兵汉斯·奎奇（Gefreiter Hans Queitzsch）就曾经历过这些情况。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他在1943年9月27日被送到了东线，在那里，他很快被分配到第112步兵师第258团级战斗群辖下的第6连担任



1944年2月，在“维京”师防区内的某处，五名乌克兰农村孩子摆好姿势让党卫军的摄影师拍照。这些孩子看起来似乎都衣食不缺，尽管面对镜头有些害羞。手里拿着三弦琴的那个男孩似乎穿着俄国人丢弃的帽子和靴子。德国士兵经常从战地厨房拿食物给当地居民，而且，他们和全世界的士兵一样，常常拿些糖果给孩子们。

步兵。当时18岁的奎奇依然相信希特勒，也相信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但是，当他进入战壕时，对面临的状况并没有做好准备。他所在的连队，兵力已经减少到65人，他们沿着第聂伯河占据了防御阵地，与申克的第110团级战斗群相邻。在这里，他体验到了一名步兵的日常生活。

我们阵地上的卫生状况简直是一场灾难。1943年11/12月间，我们在波布里特沙附近占据了防御阵地，这里相对比较平静。在附近的村子里，有人安装了一套洗浴设施。我们把一个旧浴盆倒满热水，然后5个人轮流跳进去。在附近的另一所木屋里，有人清洗并试着熨烫我们的军装。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未对虱子造成伤害。在后来的战斗中，像这样的清洗再也不可能了。我们很快就变得污秽不堪，身上布满了虱子。我们所得到的唯一的洗浴机会，就是找一个水桶，然后尽可能地把自已洗干净。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雪混合着肥皂，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把自己的双手和脸洗干净。理发很快成了一个问题。我最后一次理发是1943年9月赶赴前线前，再次理发就是在我负伤并于1944年2月9日被空运出包围圈之后了。

我们备用的一套内衣裤放在背包里，然后存放在连队的辎重车上。只有一次，那是12月9日，我们得到了允许，可以

把它们拿来，换下身上的内衣和袜子。存放私人物品，我们只有干粮袋和军装上的口袋。军装，我们整日整夜地穿在身上，没办法换干净的。每当地面发生解冻时，我们在散兵坑里很快就从头到脚被覆盖上一层泥浆。幸运的是，我们军装的口袋是有袋盖的，至少这能使口袋里不至于被塞满泥土。而我们的干粮袋和水壶则变成了泥块。

每当温度降至零下后，我们就遭罪了。有时候，水壶中的茶或咖啡被冻成了冰块。每个班有一个小型的暗堡用暖炉，但我们并不总是能让它保持燃烧，例如我们要在一片开阔地占据阵地，这里根本就没有木材可用。如果这个暖炉产生的烟雾过大，立即会招来迫击炮或机枪火力。阵地变换得越频繁，我们保持身上干净或建立温暖的掩体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除了寒冷，我们还常常受到虱子的折磨。当你站在野外放哨执勤时，它们很少来骚扰你。可是，只要你回到散兵坑里，温度上升哪怕一点点，虱子们就会把你折腾得无法忍受。在站岗的一到两个小时之间，因为虱子的骚扰，你最多能睡上一个小时左右。白天，我们很少有睡觉的机会，因为总是有事情要做。散兵坑和哨所必须保持整齐；饮水必须去打来，因为春天已经临近了；木材必须加以收集；武器和装备必须进行保养；各种消息必须送至连部或从那里取回等等……

无论申克还是奎奇，或者其他的德军士兵，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第聂伯之膝”（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第聂伯河在卡涅夫附近形成了一个弯曲处）处占据阵地，会导致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而来。对申克营的士兵以及在东线战场第三个冬天，在乌克兰占据了防御阵地的其他德军士兵来说，他们很高兴终于停止了后撤，活着、不挨冻才是眼下最迫切的事情。他们当中没有人想到，自己很快就将在比所能想象的更为糟糕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而战。

通往“切尔卡瑟包围圈战役”之路，始于6个月前的库尔斯克，希特勒的“堡垒作战”失利。那是在1943年7月的头两周，第三帝国为了重新夺回东线的战略主动权，进行了最后的尝试，但他们精心囤积的装甲后备力量，在苏联红军连续的防御地带以及大规模坦克反击面前，很快就停滞不前了。当月，由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希特勒被迫停止了这一攻势，斯大林得以抓住这一时机，发起了他的反攻。

到1943年7月20日，苏联红军的6个方面军（一个方面军相当于德军的一个集团军）已经加入了进攻中，迫使德国军队慢慢后撤，特别是在乌克兰。苏军的目标是将德国人击败，把他们赶到第聂伯河，不让对手通过桥梁安全地撤到河西岸，并把德军的各个集团军、军、师切成碎片。苏军实施的这一计划已经非常接近成功（参见地图1）。但德国人赢得了奔向第聂伯河的赛跑，尽管只是快了一点点。“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埃利希·冯·曼施泰因巧妙地指挥着剩余的德军后备部队，他的下属各级军官也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再次上演。在进行运动战这一点上，追击中的苏军很难与德军相比，曼施泰因利用他辖下的各个师，尤其是装甲师，灵活地避开了红军的打击，对方一再试图包围稳步后撤的德军部队，但却未能成功。尽管哈尔科夫于1943年8月，第三次也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落入了苏军手中，但“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后来成为了第8集团军）麾下的各个军和师，针对瓦图京将军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追击，进行了一系列血腥的反击战。

8月19日，曾在库尔斯克战胜了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面对德军第3装甲军辖下的各师——第3装甲师、党卫军第2装甲师“帝国”师以及“维京”师——时，却损失了184辆坦克。苏军的进攻停顿下来。但是，斯大林坚持己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解放哈尔科夫。面对德军防御者，数百辆额外的苏军坦克被投入了战场，慢慢地逼迫德军从城郊处后撤，尽管进攻一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哈尔科夫即将被包围之际，冯·曼施泰因，不顾希特勒守住该城的意愿，命令正在防御中的施特默尔曼将军的第11军于8月22日撤离，从而使该部队暂时逃离了斯大林格勒的厄运*。

所以，这一后撤期间的局势瞬息万变，甚至连希特勒也无法对曼施泰因的指挥做出及时的反应。但即便如此，在撤退过程中，曼施泰因还是被迫飞赴希特勒的指挥部，与他进行了不下7次的私下交谈。就他本人而言，曼施泰因试图尽可能地挽救更多的师、坦克以及士兵，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是守住第聂伯河防线所必需的。德国人熟练地运用着迟滞战术，就像他们在哈尔科夫所展示的那样，继续给苏军步兵和坦克部队造成严重的损失，迫使胜利在望的苏军的追击速度慢如蜗牛。

当德军后卫部队牵制住苏军时，“南方”集团军群的其他部队聚集在第聂伯河的7个渡口处——从北到南依次为：基辅、卡涅夫、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扎波罗热（Zaparozhye）、别里斯拉夫（Bereslav），以及赫尔松（Kherson）——并蜂拥过河到达了安全地带。到9月30日，几乎所有的德军部队已经成功地撤过了第聂伯河。尽管在坦克、兵力、大炮以及飞机数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但苏联各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波波夫、罗科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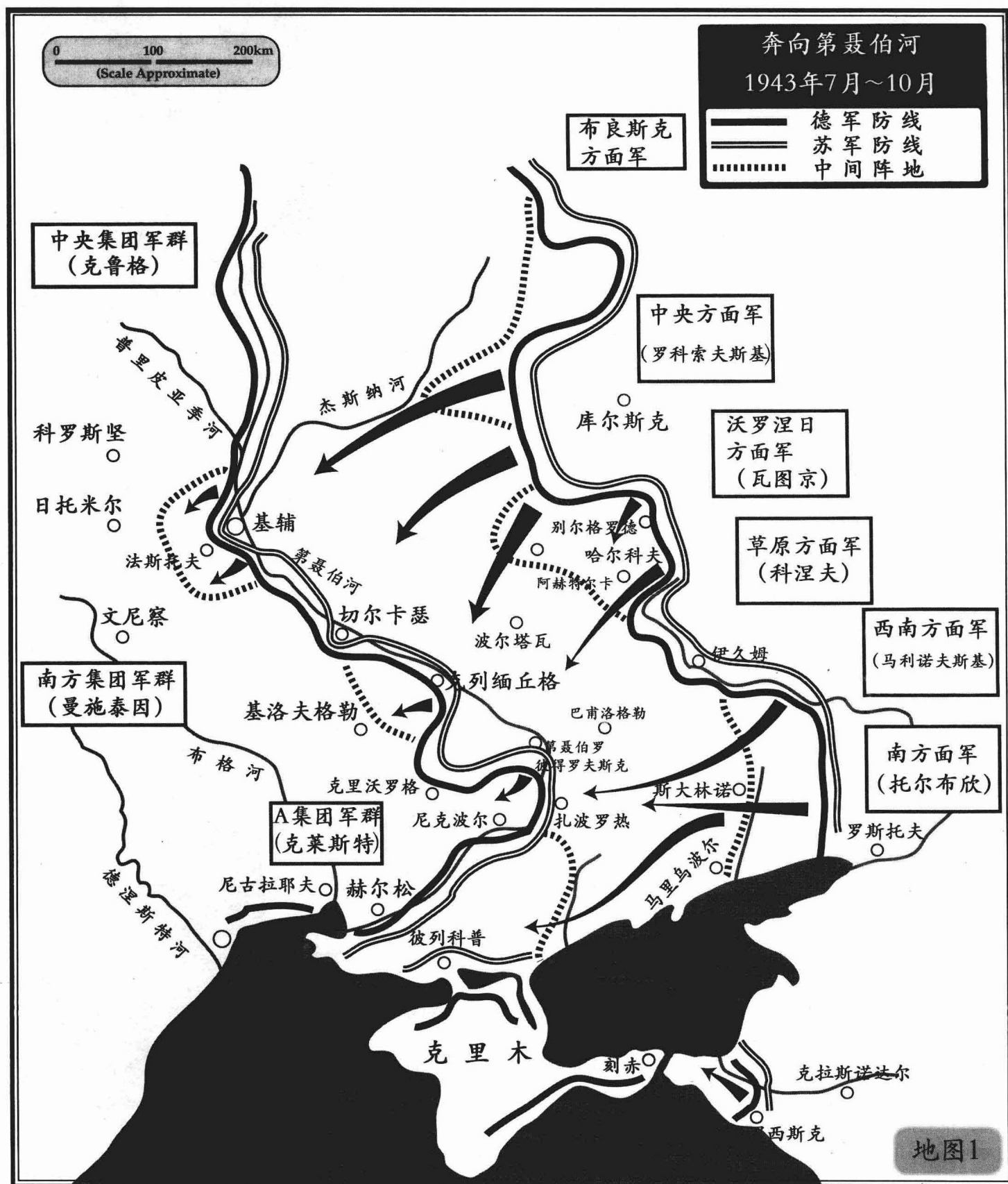


德国陆军元帅埃利希·冯·曼施泰因，“南方”集团军群司令。



一个典型的乌克兰风车，这些风车星罗棋布于地面上，普遍被交战双方用作地面标志物。这种风车几乎完全是用木头制成，可用来磨小麦或驱动锯木机。

* 译注：此刻的第11军，军长为埃哈德·劳斯，并非施特默尔曼。



夫斯基、瓦图京、科涅夫以及马利诺夫斯基，却未能把德国人赶下河去。虽然德国人赢得了奔向第聂伯河的赛跑，但守卫该防线的战斗却刚刚开始。

为了守住这条广阔的战线——1943年9月初，该战线从基辅延伸至黑海附近的赫尔松，其长度超过了400英里，“南方”集团军群手里只有37个师，而且都不是满编师。这大致相当于每英里的防线上只有80个人，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德军的兵力缺乏到可笑的地步。东线德军再次面临着任务过重而兵力过少的窘境。“南方”集团军群过度伸展的战线很快就将在许多地段被突破，而最终的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尽管曼施泰因的部队得到了既设的防御阵地，但他们充其量只是拖缓苏军的推进而已。

沿着第聂伯河构建的防御阵地，作为一处安全地带被寄予厚望，这就是所谓的“豹—沃坦防线”，结果却被证明是一场梦。原本期望这些防御阵地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具有战地防御工事、部队营房、通讯线以及战壕。这里还被指望已经贮存了充裕的弹药和其他补给品，以便让疲惫的德军部队恢复自己的力量，并轻松击退预期中苏军的进攻。可是，当地的德国民政部门以及纳粹党的官员，根本没有执行这一任务，党和军队之间的合作异常糟糕。另外，1943年8月12日下达的元首第10号指令中，也批准了“南方”集团军群准备第聂伯河防御阵地，但不管怎么说，这一让当地官员为

该任务承担起责任的命令，已经来得太晚了。

“南方”集团军群后撤的部队随即发现，这些阵地只在少数地点已经完工，例如在基辅。还有些地段，充其量只是由“托德组织”的施工队伍进行过勘测。大部分阵地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沿着第聂伯河，很多地段都生长着大片的树木和灌木丛，这给观察及射击造成了麻烦，如果苏军试图在这些地点渡河的话。另外还有很多沿河地段，苏联人完全可以涉水而过，但这些地点却没有被通报给新到达的防御者，他们将花费宝贵的时间自己去把这些地点侦察清楚。

当“南方”集团军群的将士们最终到达他们原以为会是真正的休息地点时，为他们所看见的一切而伤心失望。汉斯·施密德上校（Oberst Hans Schmid）——第57步兵师的一名军官，9月23日在卡涅夫南面，沿着第聂伯河接过了他的防御阵地，他这样说道：

他们（士兵们）曾希望在第聂伯河后面找到准备好的阵地，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休整。可他们既没有找到既设阵地，也没有得到迎接招待，这里只有俄国人。这下，他们的情绪一落千丈。

许多像他这样的军官和士兵，在逃过了第聂伯河后，被他们所发现的一切彻底震惊了。出于对自己国家宣传推广



“维京”师的一名战地记者正在品尝烘烤过的谷物，可能是葵花籽，这是“维京”师防区内的一名当地人提供给他的。共同生活了几个月后，德军士兵与当地居民常常会在彼此间发展一些谨慎的互信。

的信任，德军士兵们根本无法相信，为他们准备的防御阵地只完工了一点。但是，对曼施泰因麾下的第1、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第8集团军来说，缺乏完善的防御阵地并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战斗在乌克兰的大多数德军士兵需要进行重整，但他们的敌人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喘息之机。

截至到1943年10月的第一周，苏联红军已经沿着第聂伯河，在数个地点建立了桥头堡。尽管德国人在他们最后一支部队撤过第聂伯河后，就将河上的所有桥梁加以摧毁，但苏军士兵们利用一切可用的材料——例如把数块木板扎在一起的木筏，渔民的小船以及拉索渡船等——发起了无数小规模渡河行动。在这期间，苏军指挥官和部队展现出巨大的个人主动性，这与德国人认定他们的对手缺乏这一特点的判断完全相反，德国人对此大为惊讶。

这些小小的桥头堡，至多是几百人在仓促间建立的，但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演变成大型的登陆区，大到足以容纳整个团、整个师甚至整个军。德国人意识到这些沿着他们侧翼和后方突然出现的苏军阵地所造成的危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德军无法腾出兵力将其彻底消灭。当然，并非所有苏军部队强行渡过第聂伯河的企图都能获得成功。

在苏军一项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计划中，试图于9月24~25日动用空降部队夺取位于卡涅夫的渡口。这一行动中，由近卫空降第1、第3和第4旅担任先锋，其目的是为了夺取位于卡涅夫的桥梁并坚守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能阻止德军第24装甲军的后撤，并让瓦图京的摩托化部队摧毁足够长的德军防线，从而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桥头堡。而另一场支援性进攻则在更南面的莫什内（Moshny）发起，由空降第1、第2和第4旅执行。

可是，这一糟糕的计划存在严重的缺陷，结果以一场灾难而告终，德国人迅速调集了诸如“维京”师和第19装甲师这样的机械化部队，投入到受到威胁



一名党卫军战地记者与一位当地的老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在很多情况下，德军士兵驻扎在当地居民的家中，他们的指挥官要求他们，在战术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要公正而又有礼貌地对待当地居民。

的地带，消灭或俘虏了80%的苏军空降人员。俄国人的—支空降部队在格里格罗夫卡镇（Grigorovka）附近降落，这里刚好是第112步兵师第258掷弹兵团一个连的集结地。德军士兵们惊奇不已，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光天化日下，数百具降落伞布满了他们头顶的天空。

只过了一会儿，德国人便恢复了镇定，并开始了一场可怕的屠杀，这导致飞机偏离了航向的苏军近卫空降第5旅的数百人阵亡。少数幸存的苏军伞兵设法避免了被俘，消失进森林中，特别是在切尔卡瑟镇西面的伊尔登（Irdyn）沼泽地，他们随后加入了已经在当地活跃起来的游击队。

苏军其他的一些桥头堡，例如位于柳贴日（Lyutezh）、扎波罗热以及梅利托波尔（Melitopol）的那些，则是更加难啃的骨头。尽管危急中的德国人于1943年10月和11月发起了反击，但这些桥头堡不仅未能被消除，反而变成了苏军进一步解放整个乌克兰的进攻跳板。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于1943年10月中旬爆发了，苏军动用了数十万士兵、坦克和大炮，从北面的卡涅夫、西北方的柳贴日、中间的扎波罗热、南面的梅利托波

尔蜂拥而出。到11月底时，沿着第聂伯河布防的德军阵地处于一片混乱，“南方”集团军群岌岌可危。

“南方”集团军群第一次重大的反击，从11月中旬至12月初，由装甲兵上将劳斯的第4装甲集团军担任，夺回了重要的交通枢纽日托米尔（Zhitomir），但这一成功只是延缓了红军的推进速度。尽管劳斯的装甲部队暂时获得了一些局部利益并击毁了数目可观的苏军坦克，但苏军由瓦图京将军最近更名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打头阵，于1943年12月下旬突破了德军第1、第4装甲集团军的防御。数百平方英里的土地获得了解放；一些苏军的先头部队甚至已经深深地插入了普里皮亚季沼泽（Pripyat），这一下，把“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分隔开，形成了著名的“德军漏洞”（Wehrmachtsloch），两个德国集团军群一直保持着被分隔状态，直到1944年4月下旬，后撤的德军部队才封闭了这一缺口。

1944年1月上旬，在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Berdichev）以及基洛夫格勒（Kirovograd）战役期间，苏军获得了进一步的成功，除了南面狭小的尼克波尔（Nikopol）桥头堡外，德国人手里只掌握着一部分第聂伯河的阵地，这段防线从北面的卡涅夫延伸到切尔卡瑟西